

双柏县医药卫生发展史

目 录

参考资料之一

一 前 言	1
二 双柏地理环境与疾病的关系	2
三 双柏卫生院的组成和药品来源	4
四 解放前双柏卫生院的设施和防疫卫生的宣传教育	6
五 双柏县卫生院组建后对社会的影响	7

参考资料之二

中医中药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8
双柏中医的作用和中药店的分布概况	9

参考资料之三

各个时期引进卫生技术人员综述	10
----------------	----

参考资料之四

(一) 双柏解放初的回忆片段	13
(二) 双柏医药卫生振兴时期——解放后县卫生院的建设和发展	14
(三) 地方卫生事业的兴起	15
(四) 首次培训卫生技术人员	16
(五) 改良接种技术在全县推广	16
(六) 预防接种和卫生宣传工作	17
(七) 建立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和联合诊所	18

Ⅳ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的组建过程	19
Ⅴ 培训新法接生	20
结束语	21

双柏医药卫生发展史

(参考资料之一)

张 静 平

一、前 言

笔者年逾花甲，自知夕阳之短，故而在两年之前就想写点东西，以协助有关部门在编写卫生志时，提供一些蛛丝马迹，这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如写作能力差，时间长、记忆力下降，所以写出来的资料不是那么细致入微娓娓动听。尽管如此，但通过这些回忆，也可以略见一斑，对双柏历史上的政治、文教、卫生设施等有一个粗线条的了解。对大家了解双柏的过去历史或许会有一点帮助。

这些材料内容缺乏系统性，文字也比较粗糙，但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力求通俗简化，因为它是叙事，不是点缀艺术色彩。

笔者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四十九年，历经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时代。亲历目睹各个时期的变化，旧社会与新社会，旧医药与新医药却有天壤之别。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双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各个方面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卫生事业也不断发展，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搞活时期，医药卫生工作又开创了新的局面。

回顾三十七年前，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双柏县的医药卫生事业

处于停滞落后的状况。人民缺医少药的现象普遍存在，依靠迷信治病遍及城乡。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政局动乱，民生凋蔽，而官僚士绅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吸血生活。正如古诗上说的“人临寒水月^影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大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叹！双柏地瘠民贫，医药卫生落后，人民生活与健康没有保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起义，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从事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四个现代化，开始走向新的征途。

二、双柏地理环境与疾病的关系

双柏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总面积为392^平方公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山峦起伏、纵横连绵，地形复杂，气温差异较大，最高海拔达2946米，最低海拔556米，境内不少河谷地区属亚热带气候，适宜细菌繁殖，疾病常年流行。双柏县内居住汉、苗、彝、回、哈尼族、傣族等十四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3%；解放前有十一个乡镇（四镇七乡），在一九四七年选举国大代表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人口为七万五千多人。双柏在历史上曾是全省“四大穷州之一”。人民朴实、勤劳，农作物以稻谷、包谷、小麦为主，间种其它杂粮，穷多富少，土特产不多。由于山多，适宜于畜牧业养殖。交通不发达，商业萧条。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政治腐败，文化教育、医药卫生落后。由于贫困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一年四季

疾病流行，更由于缺乏医药和预防措施，使一些疾病常年存在。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地方病的分布和发病率也有差异，如鄂加、六合、把租和新街等河谷地带的疟疾亦不断发生；而且每年的死亡率很高，其中恶性疟疾更为突出，三日疟和间日比较普遍，导致贫血、肝、脾肿大，而营养不良则是普遍现象。

性病是梅毒之一，也分布在上述地区而多得惊人，该病多见于青壮年男女，这不仅是一种社会风气和男女关系问题，也和婚姻制度及遗传有关。甲状腺肿大（甲抗）多发生在高寒山区，此病虽无遗传性，但与缺碘有关，解放前食用井盐，很少吃到海盐，因食盐中缺碘。解放后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在井盐制作过程中加上适量碘化钾，而起到显著效果。

麻疯，该病也属于一种地区性、传染性疾病，在全县范围内呈散在性分布，历史上是云南闻名的麻疯较多的一个县，该病无遗传性，分为瘤型、结核样型两种，潜伏期较长，男女均有，时间长，多系后天性感染，（如男女关系直接传染），也有间接性感染，如长期共同生活，此病在旧社会很难治愈，诸如用火烧、活埋等谣言，造成患者恐惧心理，往往自杀。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即在一九四六年，由县民政科和卫生院联合收容管理，如妥甸麻疯收容所指派下王家王××管理，，工资由政府发给。所服用的药品如大风子油、苯丙砒，其效果不佳，治愈率较低。一九四八年九月政府迁移妥甸后，麻疯收容所设在他彝河的桃树凹，仅有麻疯患者三十多人，笔者亲自前往调查，惨不忍睹。解放后逐步

收容近四十多名患者，政府补贴其生活费和医药费，由张子实同志管理，一九五二年三反后，笔者^{留音}代管四十多天。此外如麻疹、天花、流感等均长期流行，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影响，生态失调、疾病繁殖，特别是麻疹的死亡率较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县长，对人民的疾病熟视无睹，人民生活朝不保夕，流离颠沛，倾家荡产！笔者对此记忆犹新，回首往事，感慨万分！。

三、双柏卫生院的组成和药品来源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以前，双柏卫生院和双柏的西医技术人员还是一个空白点，直到民国三十二年秋（1943年）由匡时首次来双筹建卫生院，才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匡时，湖北孝感人，一九三八年夏是我的老师，一九四〇——一九四三年初，历任国民党五十四军十四师卫生处上尉军医，十四师步兵第十四团卫生队少校，军医主任兼卫生队长，又是笔者的上司（我在该团任军医），一九四三年七月离开^{军职}，同年九月来双柏就任卫生院长。

当时双柏的县长郑培仁，曾向^云南省政府写报告要人来双筹建卫生院，匡时通过湖北同乡会的活动后，由省卫生厅任命匡时为双柏县（首任）院长。

匡时来双后，县长郑培仁即指定一幢旧式土木结构的三间楼房，总面积约为一百二十个平方米作为院部。卫生院的建立，突破卫生在历史上的缺口，打开了新局面，不断引进技术人员，对开展医疗防治工作，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药品来源和资金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当时在筹建过程中对经费问题作了这样的安排：（一）请示省卫生厅免费拨发一批西药和医疗器械；（二）由地方财政发放少量经费；（三）自筹经费；（四）工资待遇仍属自力更生。

自民国三十二年秋（1943）至民国三十七年6月在县长郑培仁、陈铸等任期内先后共引进卫生技术人员六名（其中有一名护士）。匡时感到人员不足，骑虎难下，无法开展工作，于是写信给杨世忠请其来双协助工作。民国三十三年（1944）匡荣诚（匡时的堂弟）宋英亦相继来双。同年秋，经郑培仁同意，在鄂嘉街建立卫生所，任命杨世忠为所长，经费自筹。民国三十五年（1946）匡时考入云大医学院，由其匡荣诚接任县卫生院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宋英调进鄂嘉卫生所兼任教师。此时卫生院又感到人员缺乏，处于瘫痪状态。笔者于民国三十二年在昆明国民党中央军委干部训练团结结业后，于同年（1943）秋在弥勒县花口街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民国三十七年三月

（1948）接云大医学院匡时和匡荣诚先后来信，请我来双柏卫生院供职，笔者于是放弃了教育工作，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来双柏县卫生院担任医务工作，我的爱人谭兰英于同年6年来双，陈铸即任命为护士（有任命书），于是卫生院从院长到炊事员共为四人。

关于匡荣诚和宋英两同志如何取得医师职称，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民国三十六年（1947）云南省卫生厅为了甄选科技人

材，对各县卫生院在职人员进行甄别，后来匡、宋两同志四处奔走凭关系要得几个证明报送中央考试院考委会，经审核甄别后取得医师职称证书。

四、解放前双柏卫生设施和防疫卫生的宣传教育

双柏地处偏僻，交通梗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落后，人民大部分依靠迷信治病，加之卫生事业不发达，人民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笔者当时有鉴于此，曾先后两次向县长陈铸提出预防和宣传措施：在鄂嘉、马龙河、新街等地区发放疟疾药品，如硫酸奎宁、阿的平等，实行平价收费，就是说人民用少量资金得到预防，县长同意而院长拒绝这一建议。后来又提出卫生宣传教育，用彩色插图壁报《卫生与防疫讲座》订期出版，达到卫生普及宣传教育的作用，后经院长同意后，由我主编，内容有：提倡科学，破除迷信，防疫卫生、生理，小伤小病的治疗，医药小常识等，一九四八年六至七月在龙山镇出版两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县治迁在妥甸后又连续出版三期，前后共出版五期，均受到社会人士一致好评，此后因政局动乱而告终。

关于双柏卫生院设施方面，极为简陋，当时，不附设中医科，药品仅有九十八个品种，后来云南红十字会免费赠送药品，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前后共领取三十六批，大部分均属美国药品，其中有一部分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门诊小手术，此外有六张简易病床，住院患者不多，大部分是在空着，手术室仍然是一个空白圈。

五、双柏卫生院组建后对社会的影响

双柏县卫生院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建院后到民国三十七年六月（1949）先后共引进外省卫生技术人员六名；从事开业的西医有二名（妥甸朱明道——楚雄人，新街施永福），全县共有八名西医，平均每万人口中只有一名西医，而且很分散，技术也不十分强，但对双柏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却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双柏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地方病，如疟疾经使用二盐酸奎宁针、奎宁丸和阿的平、白乐君等收到满意的效果；梅毒则使用“914”或“606”效果甚佳，疗效亦显著；又如对麻疹、天花采取隔离治疗大大减少了死亡率；天花和伤寒则实行预防接种或疫苗注射，都起到预防作用，减少了发病率。关于新法接种和预防注射只是在少部分地区使用，当时实行平价收费，群众容易接受，遗憾的是，政府不重视，医护人员不主动，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当然这都属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却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

由于历史上的客观条件，卫生事业停滞不前，归纳起来说。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战争消耗庞大，国库空虚，对地方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无能为力。双柏卫生院自建院后在医药卫生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影响是好的，使西医药在双柏立了足，生了根，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双柏医药卫生发展史

(参考资料之二)

一、中医药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中医中药是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运用到临床实践上，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治病广、用药多，人们对中医中药的需求比较广范，在某些慢性病中起着主要作用。早在百年前，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西医，解放后中医中药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并制定了中医中药政策，推动了中医中药的发展。中医中药在我国医学领域里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我国各个历代封建君主时期的中央，均设有太医院（御医）专门为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治病，为统治阶级服务，但人民却没有这种权利去享受。仅依靠地方设立的私人中药堂（店）和民间中草药医生来治病，据老一辈双柏知名上层人士谭政（羊桥人），曾在四九年初对我谈过，关于双柏在历史上中医药的建设问题，谭老先生在何文选（县长）以前任过双柏县团总（县的最高军事领导者）他说，从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双柏、楚雄、新平等地在县知事（县长）领导下，由政府拨款设立官药局，药材较多，主管地方药政、医政，在瘟疫流行期间为穷苦人民施舍汤药。云南弥勒县亦有同样传说，民国十一年在军阀割据时代，这些官药局（店）宣告破产。解放前，在群众中也有把中药称为“官药”之说。

民国三十八至民国三十九年期间（1949——1950）是兵荒马乱干戈之年，双柏政局动乱，战云密布，匪患连年，陈铸下台，杨克城上任这一时期称之为“无政府时期”，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西医中医零落破碎，均处于低潮的没落时期。

二、双柏中医的作用和中药店分布状况

解放前双柏的西医仅有八名，集中于龙山镇、妥上镇和嘉裕镇等地区起到局部性作用，而对全县来说，则作用较小，鞭长莫及。中医中药较之西医比重则大，在治疗疾病中起着主导作用，如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冬，双柏妥甸、六合、马龙、菁口等七个乡麻疹大流行，仅妥甸^镇的死亡人数^{就达}二百余人，县长杨克城熟视无睹，卫生院束手无策，院长则退避三舍偏安一隅，又加上匪患连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治疗麻疹过程中，中医中药大显身手救活了不少患者，从历史上看，政府不加重视。医政药政名存实亡，直到五〇年十一月妥甸一、六两区卫协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医中药才受到重视。并方有了地方组织和管理机构，仅一、六两区的中医中药人员达八十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联合诊所成立后中医中药逐年地大幅度增长和发展。双柏的药源种类多达140余种，但多系野生植物，当时重洋轻土没有得到培植、利用，妥甸联合诊所于1959—1961年开拓药场约四亩六，有30个品种，收益较好。一九六七年各公社大队才开办小规模药场，但缺乏科学性的种植和管理，大部分先后失败，国家开发的中药基地正在着手进行，有待于改进和发展。

解放前全县知名药店的分布情况是：云龙的丁鹏飞、王文俊、孙治平；崇德镇的吴家柯；妥甸的苏子兴、李光汉、杨世昌；大庄的苏玉堂；嘉裕镇的李宗文等九家中药店，此外走方郎中，江湖术士和摆摊设点者亦为数不多。解放后在卫协会的监督下，对神药两解的医生则实行监督和坚决取缔，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双柏医药卫生发展史

（参考资料之三）

各个时期引进的技术人员的综述

从一九四三年秋，双柏由外地引进的西医技术人员六名，填补了双柏西医在历史上的空白点。现将双柏县从民国三十二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3—1948）历年来各个时期引进技术人员的姓名、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和简历分别叙述如后。

一、匡时、字济诚，^{上海华夏}耀之，男，现年七十六岁，汉族、天主教徒，湖北省孝感人，大学文化程度，精通英语，大学毕业，后在武汉英国教会医院实习，一九四三年秋，由云南省卫生厅委任为双柏县卫生院（首任）院长，一九四五年六月考入云大医学院（六年学制）。历任国民党五十四军十四师军医处上尉军医，十四师步兵第四十团卫生队少校军医主任兼卫生队长。一九三八年曾参加抗日战争及云南马关边防。引进人县长郑培仁。

二、杨世忠、男、现年七十五岁、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
南京高等学校
中专文化程度，南京鼓楼医院实习生，一九三七年入伍，曾参加
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江西码头负伤，在四川万县后方医
院住院、结婚，历任国民党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一、四十团少尉
司药、中、上尉军医。在昆明驻防时，代理过四十团卫生队长。
一九四三年离职，同年九月来双柏卫生院工作，并担任嘉裕镇卫
生所长。引进人县长郑培仁。

三、匡荣诚、男、汉族、现年六十七岁、湖北省孝感县人。
中专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入伍并考入驻湖南常德市十四师看护
训练班二期结业，参加广东、广西等地抗日战争及驻守云南马关
边防，曾担任五十四军十四师补充团卫生队中上士看护、准尉司
药、少、中尉军医，一九四五年离职，离职后来双柏卫生院工作，
四六年担任双柏县卫生院长，一九四七年取得医师职称。引进人
县长郑培仁。解放后，于一九五〇年五月担任双柏第一任卫生院
长、兼卫生科科员。现任姚安县农机修理厂医务室医生。

四、宋英、男、汉族、现年六十八岁、湖南汉寿县人（住常
德市），中专文化程度，三青团员，一九三八年入伍，驻常德五
十四军十四师看护训练班二期结业，曾参加广东、广西抗日战争
及驻守云南马关边防。历任五十四军十四师步兵第四十二团卫生
队下、中、上士看护，准、少、中尉军医，一九四五年离职，四
六年来双柏卫生院工作，四七年调嘉裕镇卫生所并兼任该镇小学

教师，一九四七年取得医师职称。引进人县长郑培仁。

五、张静平、男、汉族、六十五岁、湖南泸溪县洗溪乡人，中专文化程度，一九三七年六月入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考入驻武汉十四师第一期看护训练班，同年八月结业，一九四二年七月驻云南文山五十四军军医学校毕业，（校长黄维）一九四三年九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委驻昆干部训练团结业（团长蒋中正，付团长龙云，教育长杜聿明，付教育长美国李伯特少将）。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参加上海、吴淞口、嘉定、江西、湖北、广东、广西抗日战争，及随军驻守马关、西畴等地边防。历任五十四军十四师步兵第四十团卫生队上士看护长、文书、准尉司药，少、中、上尉军医，四三年—四七年任弥勒县花口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四八年三月来双柏卫生院工作（引进人县长陈铸）。解放后任一区、六区卫协会长、工商会长联合诊所主任，县伐木厂、县农机厂医生，城乡卫生所负责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先后当选县一、二届县人大代表，一九八四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政协双柏县第一届委员。一九八〇年三月考取“西医士”职称。一九八六年四月退休。

六、谭兰英、女（已亡）、汉族、云南弥勒县城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随夫学医，小学文化程度，一九四八年六月来双柏卫生院，由县长陈铸委任为护士。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为县伐木厂医生。

双柏县卫生发展史

(参考资料之四)

(一) 双柏解放初的回忆片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起义后，双柏政局初告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任县长杨克诚令将双柏冒牌军姚兴崇、苏仲斌等七、八个大队，约五百余人，开赴安宁集结，待命接受整编，这时，边纵八支队钱定洋率领约一个中队的小部队已进驻子午街，对双柏进行戒备，并派员与双柏县长杨克诚的秘书赵子和进行接触、谈判。原来双柏县长杨克诚在离双之前，将县政府的铜质方形大印部分移交人员名单（科局长以上）交待给秘书赵子和，代为转交钱定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赵子和随带大印、名单，并率领云龙几名知名士绅亲到子午街欢迎钱定洋进驻双柏主持政局，二十日下午钱定洋带领所部在赵子和等人的陪同下正式接收双柏，并担任双柏县建国初第一任县长，主持大局和开展新政权工作。

这里，笔者有一段小插曲值得说明一下，也是笔者亲历目睹的实况。笔者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到昆明购药，于十七日由昆乘汽车返双，在一平浪稍事休息，就见到了苏仲斌、杨秀生略谈数语，彼此问候，十分钟后又见到了县长杨克诚，杨克诚自我介绍的说到：“老张，你好！我们已经离开双柏，带领部队（冒牌队伍）到安宁或者到开远待命接受整编，我们缺少一名军医，你能否愿意随我们前去，并且保证你一家人的生活，总比在双柏

要好得多了，你想想看？”他吸着香烟咳嗽了几声皮笑肉不笑地继续问道：“昆明情况、市容如何？”当时我回答说“昆明一切情况很好，市场繁荣、人心安定，此外，县长要我随军就职，恕我不能奉陪”，说完我即上车挥手道别。

一九五〇年三月，正当新政府开辟工作不久，双柏土匪乘机暴动，人民复遭劫难。为时不久，即平息匪患，在土匪暴动中牺牲了二十八名烈士。此后中央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接着开始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和民主建政工作。笔者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饱经沧桑、流离奔波，在苦难的岁月里度过了两个春秋，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

“疑是山穷水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双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医药卫生工作者将和双柏人民一道，迈着雄伟步伐走向新的征途。

（二）双柏医药卫生振兴时期

——解放后卫生院的建设

建国初是双柏医药卫生的萌芽时期。自一九四九年初，双柏卫生医药在政局动乱的影响下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卫生院的领导退避三舍，偏安一隅，机构沦落，人员分散。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双柏新政权建立后各级政府（区、乡）和县属机构均先后建立，启用旧人员，同时，县卫生院开始萌芽、复苏，但技术人员缺乏比较突出，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下旬，由匡荣诚担任院长、李树华（女、南下干部、哈尔滨人）、

志策等四人组成临时卫生院，由政府拨款购置药械开创工作，同年六月相继成立县卫生科，五二年初，熊元久任科长，匡荣诚任科员兼卫生院院长，尹志策同时为卫生院医生，李树华为护士，五二年春“三反”运动中匡荣诚下台，宋英代理院长，不久熊元久下台，侯春燮任科长，张家义任付科长兼卫生院长，尹天才、杨树仁、谭武才、苏丕光、林士禄等从楚雄地委卫生训练班回双，为当时卫生院的骨干，杨云生任该院会计。院部设在云龙周家。一九五三年初妥甸区、大庄、法裱先后成立卫生所，江士华、蒋季华等于同年秋亦先后来县医院。从此，双柏卫生院初具规模，同时还开展全民性防病治病工作，和扩大了卫生战线，这是医药卫生一个振兴时期，笔者仅仅只是写一点概况，关于解放后几年的卫生发展史，卫生部门有了更详尽的记录，这里我不再多谈。

（三）地方卫生事业的兴起

双柏人民缺医少药是历史上存在的普遍现象，解放后如何突破防治缺口，开展防治措施，和开创卫生新局面，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举办的卫生力量，差距还很大，力量还很薄弱，必须发动群众，全民动手搞好防疫卫生，同时必须团结中西医，发挥一技之长，组成一支爱国的卫生统一战线，把医药卫生事业普及到农村，大力开展卫生运动，群策群力，移风易俗改造卫生落后面貌。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一九五〇年九月，政府为了开展一次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和全民性预防措施，